



欲罢不能

周力军 著

作家出版社

周力军 著

欲罢

不能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罢不能/周力军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2.1
ISBN 7-5063-2297-8

I. 欲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8564 号

欲罢不能

作者: 周力军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450 千

印张: 16.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97-8/I·2281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：

周力军，曾用笔名醉舟。生于北京，长在贵州，在河北当知青，在四川上大学；曾从事工程设计，在法律杂志当过记者、编辑、副总编；闯过海南，办过公司。现为自由撰稿人，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特邀客座编剧。



主要作品：

电视剧《罪证》、《西安大追捕》、《铁血警魂》、《欲罢不能》等；

大型文献纪录片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》；

长篇小说《铁血警魂》、《我们这一届学生会》；

报告文学《西安大追捕》。

曾获1996年、2000年度“金鹰奖”，

2000年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

1999年河北省文艺振兴奖，

1998年公安部金盾文学奖。

123456789



群山叠翠，连绵起伏，庆丰高速公路犹如一条飘带，在大山的怀抱里蜿蜒逶迤。这是本省刚刚开通的第二条高速公路，它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，称得上是一条黄金大道。

正值春日，金属般的阳光具有很强的穿透力，热烈地烘烤着大地，催开了山坡上五颜六色的鲜花，天地之间显得暖洋洋的。公路上，车如飞梭，一辆接一辆地驶向远方。全神贯注的司机有时受到同车人的感染，也抽空向窗外起伏的山峦扫上一眼，感受着这大好的春光。

一辆黑色高级轿车正从庆州向丰城方向疾驰。突然，它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在公路上急剧扭动，先是一头撞向左侧的金属护栏，随后又在巨大的冲击下折向右侧，冲破护栏，翻滚着栽下路基，车头将路边胳膊粗细的松树齐刷刷地斩断，跌落在一块坚硬的巨石之上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烈焰升腾，整个车身被桔红色的火焰和黑色的浓烟所吞没……

高速公路巡警二大队的队长办公室里，大队长高朋辉正在接受市电视台“法制经纬”栏目组的采访。记者滕非将话筒伸到高朋辉面前，请他就最近在庆丰高速公路上接连发生的几起严重车祸谈一谈原因。

高朋辉显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，面对摄像机镜头，他下意识地扯了扯警服，正了正大檐帽，不自然地咳了一声，说：“根据

我们的调查，这几起车祸的原因，都是因为司机超速行驶而引起的……”

一句话还未说完，他身后的电话铃便响了起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滕非示意他接着讲下去。巡警小任拿起话筒，刚听了一句，脸色便紧张起来。放下电话，他快步走到滕非面前打断了采访，然后小声对高朋辉说：“高头儿，154公里处又发生了一起车祸。”

高朋辉一惊，脱口甩出一句：“他妈的，又是这个该死的154！”

说着，他像一阵旋风，呼地一下冲出办公室，差点把摄像师撞倒。他一边向楼下跑，一边对着另一间办公室大叫：“快！有情况，跟我出警！”

随着喊声，办公室里呼啦一下子冲出四五名巡警，他们快步下楼，分乘两辆警车，风驰电掣般驶出巡警大队的院子。

“得，又泡汤了！”摄像师老常嘴里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。

滕非顾不上向老常解释，扯着他的膀子催促道：“什么泡汤呀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老兄，快呀，已经火烧眉毛了，快点儿跟上去。”

说着，他把老常拖进了电视台的那辆小面包车，“吱”地一声便蹿出了巡警队的大院，然而前面的警车已在视野中消失，只有一串长鸣的警笛声引导着他们心急火燎地向高速公路方向跟进，直到远远望见被警车重重包围的出事现场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

出事地点一片狼藉，惨不忍睹。沿着一道扭曲的黑色刹车痕迹看过去，汽车的零部件和碎裂的护栏散落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。路沟里，残损的黑色轿车像一堆钢铁怪物，龇牙咧嘴，已经完全变形。火已熄灭，但灭火器喷出的白雾与浓浓的黑烟交织在一起，似乎还在意犹未尽地向人们讲述着刚才发生的惨剧。巡警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将两具尸体残骸从汽车里拖了出来。他们的面部和大部分躯体已经无法辨认，但从穿着上看，死者显然是

一男一女。不等面包车停稳，滕非和摄像师老常就从车门里弹了出来，他们站在路基上，居高临下地投入了紧张的拍摄。滕非显得很兴奋，他指挥着老常，一会儿全景，一会儿特写，拍下了整个救险的场面和过程。

这时，巡警小任从死者身上找到了证件，走到高朋辉面前，不胜惋惜地汇报说：“车毁人亡，死者是一男一女。那男的还勉强能看出个模样，那女的简直就……”

说着，他翻开一份烧焦了一角的工作证，快速地看了一眼，念道：“男的叫梁少萱，省交通厅质检处的。”

“什么?! 梁什么?”

高朋辉闻听此言脸色顿变，一把抢过证件翻看了一眼，又急切地问：“女的呢，女的是谁? 快把证件给我!”

小任不解地看着高朋辉，递过一份残损的身份证：“只有这个身份证，烧得太厉害了，勉强只能看清一个名字，应该叫孟欣玲……”

高朋辉紧绷的脸稍稍松弛了一下，接过身份证仔细辨认着，再对照着看看梁少萱的工作证，疑惑地自语道：“孟欣玲?”

说完，他抬起手腕，看了看手表，急步走到警车前，从车窗里探身进去将车载收音机打开，此时正是下午三点整，“嘟嘟”地报时后，一阵轻快的音乐响起，女主持人用柔美的声音开始播报：

“各位听众，庆州市人民广播电台《筱薇热线》准时和您相约在每天下午三点，我是主持人筱薇，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让我们怀着一颗爱心，倾听每一位听众的心声……”

高朋辉长出了一口气，将收音机音量关小，拿出手机拨通了《筱薇热线》的听众电话。不一会儿，主持人的声音随即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：“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，就有热心的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，让我们听听他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。喂? 这位听众，您好!”

高朋辉的情绪有些激动，焦急地问道：“请问，您真是叶筱

薇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《筱薇热线》的主持人筱薇。请问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可以告诉广大听众吗？”

高朋辉依然有些不敢相信，又追问道：“你真是在直播吗？我……我想知道，会不会是别人在替你主持？”

电话线的那一端，主持人叶筱薇以为碰上了无理取闹的人，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，但她还是保持着热情的语气说：“这位听众，如果您不需要我们的帮助，请把时间让给其他听众好吗？”

高朋辉还想再证实一下，但无奈对方已挂了电话。他不甘心地望着手里的手机，考虑是不是再打一次，一抬头，却看见巡警小任那张充满好奇的脸。高朋辉没好气地骂了一句：“看什么看，干活去！”小任一脸委屈的样子，指指不远处嘟哝着：“不是，高头儿，你看他们……”高朋辉顺着小任所指方向望去，这才发现了正在忙碌着的滕非等人，他有些不满，将收音机关掉，径直来到滕非面前：

“滕记者，你们怎么拍起来没完了，你说我要是砸了你这机器吧，那是损坏公物，我要不砸了它吧，我看着堵心！”

滕非自恃与他有交情，不以为然地反驳道：“我说高队长，你有你的工作，我也有我的工作，发现了新闻而无动于衷，那是我的失职。”

高朋辉知他说得在理，挥挥手道：“得得，你拍是可以拍，但我希望这节目不要播出。”

“为什么？是不是怕给你们脸上抹黑呀？”

“你要是我哥们儿，就听我的。你看，这场面上上了电视，好看吗？”

说罢，不待滕非回答，高朋辉已经转身走下路基。

老常不解地从显示器中望着高朋辉的背影，有些揶揄地问了滕非一句：“哎，你不说他是你哥儿们吗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？”

滕非一甩袖子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管他呢，接着拍！”

庆州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室内，叶筱薇的节目已接近尾声。她透过玻璃幕墙示意导播郑广琴接进最后一个热线电话。

打进这个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尚未开口，话筒里已传出她抽泣的声音：“我想问问主持人，要是……要是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，你说这该咋办呐。”

叶筱薇柔声地安慰道：“这位大嫂，别着急，您能把事情简单地说一下吗？”

那位妇女勉强止住哭声，嗓子有点嘶哑地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我和我丈夫结婚已经十三年了，有个上初中的儿子，我们俩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可是，可是前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他在外面和一个小妖精好上了，我，我……”

她哽咽着说不下去。叶筱薇抬头看看播音室内的石英钟，略作思考，说：“这位大嫂，首先，我对您的遭遇表示同情。我相信，广大听众对第三者插足这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，一定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但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不能就此展开讨论。我想把这问题留给明天同一时间的《筱薇热线》，欢迎您到时收听广大听众的意见。”

“各位听众，《筱薇热线》又要和您说再见了。别忘了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有位不幸的大嫂在同一频道等候您的开导。”

说完，叶筱薇随即将音乐键推至最强，结束了今天的节目。她关掉麦克风，摘下耳机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向隔着大玻璃窗

的导播郑广琴打了个OK的手势，起身从播音室里走了出来。叶筱薇今年三十一岁，不仅她的声音魅力四射，容貌同样是风采逼人，气度不凡。她面孔清俊典雅，神态自信，得体的言谈和举止愈发透出她内在的高贵气质；温馨而自足的笑容和名贵的服饰，更显示出她生活的富足和安适，无可抱怨。

走出播音室，她到郑广琴身旁，一边换着拖鞋一边埋怨说：“郑大姐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，听着不对劲儿还不把电话挂了。”

郑广琴把耳机摘下，往桌上一放，伸了个懒腰，快人快语地揶揄道：“人家就想知道是不是你在主持，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，凭什么给人家挂了？”

郑广琴这个人永远都是这种样子，性格豪爽得像一个男爷们儿，无论在单位还是走在大街上，总爱打抱不平，是那种大姐大式的人物。

叶筱薇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笑道：“再说下去，指不定会说出什么来呢！”

郑广琴一拍她的肩膀：“说什么？还不是说多么多么崇拜你，听着你的声音多么多么舒服。追星族呗，人家有这么一好，你能挡得住？”

“你就拿我开心吧！”叶筱薇一笑，拎起背包准备下班。

郑广琴却把她喊住：“慢着！领奖金。”

说着，她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一只，递了过去：“数数。签字！”

叶筱薇接过信封，从中抽出一叠钞票，粗略一看，喜滋滋地说：“这么多呀？”

“好家伙，咱们部都快发完了，就你一个人敢说这话。嫌多呀，拿来，我替你花。”郑广琴说着，伸手佯夺。叶筱薇笑笑转身躲过，伏身在奖金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郑广琴不依不饶地说道：“既然你嫌多，要不要我给你张罗一干人马，下班后直接杀到‘山海居’？”

叶筱薇直起身笑道：“请客没关系，但今天不行……”

郑广琴嘴一咧：“得，一动真格儿的就用转折词儿。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今天是周末。”

“这理由可太虚了！今天早晨可是你亲口告诉我，说你们家那位出差了啊！”

“对呀，所以我得去接孩子呀！”

叶筱薇说着，得意一笑，像一阵轻风一样闪出门去，径直走到楼下，上了一辆白色的富康轿车。那是去年她三十岁生日那天，丈夫送给她的礼物。虽然在电台大院里，这不是惟一的私家车，但却是最新最好的。细心的丈夫为了让她便于驾驶，宁肯多花了四万多元，买了这辆1.6升的无级变速车。

叶筱薇开车离去不久，高朋辉便驾驶着蓝白相间的警车驶进了大院。下车后，他脚步匆匆向楼里走去，险些与正要出门的郑广琴撞个满怀。

高朋辉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问叶筱薇在哪个办公室？”

郑广琴上下打量着他，突然明白过来：“噢，你就是刚才打热线那家伙？”

高朋辉不想做过多解释，继续问：“我找叶筱薇有急事，她到底在不在？”

郑广琴脸色一变，断然道：“她不在！”

紧接着，她又板起脸来教训道：“哎，我说年轻人，把心思用在正道上，别整天琢磨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看你也是个明白人，怎么就……”

眼看同她讲不清楚，高朋辉“咳”了一声，跺脚离去。

“我干了大半辈子播音，你的声音瞒不过我。”郑广琴追着高朋辉的背影，仍然不依不饶喊着。

高朋辉突然停住脚步，回过身，嗓门也提高了八度，大声说：“得得，你耳朵灵，你耳朵比监听器还灵，行了吧！我现在只想知道，叶筱薇她真的没有请假出门儿？”

郑广琴被他的吼声震住了，不由得有点儿胆怯：“她刚离开台里，去幼儿园接孩子了。”

高朋辉明显地松了一口气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……哦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说罢，转身大步走下台阶。

“神经病！”郑广琴悄声嘟哝了一句，心想，明天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告诉叶筱薇，这男的行为有点古怪，让她防着点儿。

叶筱薇的女儿丛丛刚满五岁，一个星期以前才转到这家幼儿园入了全托。这天放学后她早早地便站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叶筱薇了，见到妈妈走下汽车，丛丛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小嘴儿委屈地嘟得老高。幼儿园老师迎上来告诉叶筱薇，前两天丛丛一直哭闹不止，现在总算平静多了，也能同其他小朋友合群玩耍了。

仅一个星期没有见面，叶筱薇却感觉有一个月的别离，她搪塞了老师几句便上前抱起丛丛，捧着孩子那稚嫩的小脸左亲右吻，心肝宝贝地叫个不停。

“想不想妈妈？”叶筱薇将丛丛抱到车上，一边为她系着安全带，一边问。

“想，都快想死了。”

“乖女儿，妈妈也想你。”

“爸爸为什么不来接丛丛，人家也想爸爸嘛。”

“爸爸出差了，来不了。”

“我不嘛，我不嘛。”

“乖，咱们回家去给爸爸打电话，好吗？”

“那……好吧。”

说话间，叶筱薇已经驾车来到自家楼前。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楼房，自从有了丛丛，婆婆就从乡下搬来与他们同住。婆婆身体很好，为小两口撑起了半个家，就是思想有些保守，时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闷气。当初决定将丛丛送全托时，她就极力反对，说自己完全能够照顾孙女。叶筱薇苦口婆心，解释说丛丛并不是因为没人照顾，而是为了从小培养她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这道理更让婆婆想不通了，连说这么小就让丛丛独立去生活，街坊们看了还以为她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呢。

今天一大早，婆婆就赶到菜场，为丛丛买来她最爱吃的大对虾。回来后，眼巴巴地望着墙上的挂钟，盼着丛丛早点回来。5点不到，她就一头扎进厨房忙了起来，丛丛一进门，就闻到了油焖大虾的香味儿。

“奶奶，奶奶！”

“哎——”随着应声，奶奶从厨房里出来，顾不上解下围裙，一下子便将丛丛搂在怀里：“来，让奶奶好好看看小宝贝儿。哎哟，瘦啦！告诉奶奶，是不是老吃不饱啊？”

“妈，看您说的，幼儿园讲究营养配餐，怎么能吃不饱呢？”叶筱薇说着，走进自己的卧室去换衣服。

“反正我看着是瘦多了。没关系，奶奶给你做了油焖大虾，你最爱吃的。”

丛丛心里惦记着爸爸，挣脱奶奶的怀抱，跳上沙发，抓起电话机，口中念叨着爸爸的电话号码，稚嫩的小手摁动着按键。

电话里传来一个机械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您拨叫的手机已关机。”

丛丛嘟起小嘴，冲奶奶抱怨道：“奶奶，爸爸不接电话！”

“爸爸忙，爸爸出差了。丛丛，你等着，奶奶去给你端大虾。”

“我不吃我不吃，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。”

此时，叶筱薇换上一身鹅黄色的内衣从卧室走出来，显得格外端庄典雅。她笑着接过丛丛手里的话筒，一边重新拨号，一边说：“来，让妈妈看看，他怎么敢不接宝贝女儿的电话呢！”她听了片刻，放下话筒，拍拍丛丛的背，昵声地说：“爸爸不是不接电话，是爸爸的手机没电了。”

丛丛委屈地说：“人家想爸爸嘛！”

叶筱薇将丛丛抱到饭桌前，为她挟了一个大虾，劝道：“乖女儿，吃饭喽！”

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丛丛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跑过去一把抓起话筒，兴奋地喊：“爸爸！”

接着，她又失望地自语道：“不是爸爸。”

叶筱薇接过电话，听到对方的声音后不禁暗自一惊：“怎么，是你？高朋辉？”

电话确实是高朋辉打来的，他正表情凝重地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，一边摆弄着梁少萱和孟欣玲的工作证、身份证等遗物，一边考虑着话应该怎么说：“是我，筱薇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叶筱薇下意识地看了厨房一眼，担心被婆婆听到，降低声音说：“不行，天太晚了，我要照顾孩子。”

“筱薇，我问你，你爱人他是不是出门了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一听这话，叶筱薇不由得有些恼火。她有些心虚地看着一旁的丛丛，压低声音哀求道：“朋辉，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彼此都不打扰对方，你怎么突然又……”高朋辉知道她多心了，连忙解释道：

“筱薇，你多心了。我没别的意思。我只是……你不知道，今天整个下午我一直在为你担心，我以为你和你爱人一起出门了。”

叶筱薇恍然大悟：“哦，原来下午是你打的热线电话，怪不得听着有些耳熟。”

婆婆这时候端着汤从厨房出来，听着叶筱薇不寻常的声音，不由地止住了脚步，只听叶筱薇对着电话低声说道：“高朋辉，你不能这样。我们俩的事儿七年前就结束了，现在我女儿都已经五岁了，你不能老是……”

高朋辉不禁苦笑着解释说：“筱薇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是有事找你，工作上的事。我问你，你爱人是不是去了丰城？是不是开车去的？是不是走高速？”

听他这口气，叶筱薇预感事情有些不妙，忙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少萱他，他怎么了？”高朋辉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，将今天下午发生在高速公路154公里处的车祸简单讲了一下，不等听完，叶筱薇脸色大变，浑身发抖着大声喊道：“不！这不可

能!”

她的喊声惊动了丛丛，她惊恐地望着妈妈。梁母也快步从厨房里走出，将丛丛揽在怀里，不安地望着叶筱薇。

高朋辉继续郑重地通报说：“从现场回来我就去了交通厅，他们证实说你爱人确实要去丰城出差。我已经请他们办公室的焦主任去火化场辨认尸体，希望你能一起来，我可以去家里接你。不过，你千万不要太着急，因为要等到辨认以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。”

叶筱薇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离开了家门，在离开家门之前对婆婆和女儿说了些什么。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恶作剧！这是高朋辉的恶作剧！他因为以前的事恨我，捉弄我，他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少萱没死，像他这样的好人是不会出事的！

来到火化场，天已黑尽，高朋辉和巡警小任，还有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焦平安都已经等在那里。见到她，高朋辉快步迎上，小声地说了些什么，叶筱薇没有听清，她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任凭高朋辉和焦平安搀扶着走进停尸房。

惨白的灯光下，两具尸体蒙着白布单，静静地躺着。进门的一刹那，叶筱薇转身想跑，但被高朋辉轻轻拦住。他用目光鼓励着她，将她搀到其中一具尸体前。叶筱薇用手捂着自己的嘴，脸色越发苍白。高朋辉最后看了她一眼，又与焦平安交换一个眼神儿，动手将白布单轻轻掀起一角。

叶筱薇紧紧揪住自己的衣襟，任凭泪水在脸上流淌，她不敢去看，目光在极力地逃避着。高朋辉用手轻轻碰了她一下，示意她尽快辨认。叶筱薇回过神儿来，再次转身要逃。她惊恐不安地喊：“不，不！这不是少萱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找我女儿！”

高朋辉紧紧地搂着她，轻声劝道：“筱薇！你要坚强些，别怕。就看一眼，只一眼。”

叶筱薇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焦平安。焦平安显然已经辨认过了，他面带凄凉，轻轻地点了一下头。叶筱薇战战兢兢地向布单下只看了一眼，便如雷轰顶，瘫软在地上。

“筱薇！筱薇！”高朋辉慌忙将她抱住，高声呼唤。

小任在一旁嘟哝说：“唉，这、这也太残忍了。”

高朋辉发火道：“不说两句废话显不着你是吧？快，把她抬出去！”

两人一齐用力，将叶筱薇抬出停尸房，放到休息室的沙发上。高朋辉使劲掐着叶筱薇的人中穴，小任则用帽子为她扇风。焦平安更是手足无措，连连催促着送医院。

“快，人工呼吸！”眼看无效，小任在一旁提醒高朋辉。

高朋辉抬眼看看小任和焦平安，再低头看看叶筱薇，犹豫了好一会儿。

“快呀！”

在小任的催促声中，高朋辉下了决心，他猛地低下头，嘴对嘴地为叶筱薇做起了人工呼吸……

大伙紧张地忙碌了好一会儿，叶筱薇终于轻轻呼出了一口气，眼皮跳动了一下。

“好啦，她醒了！”

高朋辉抬起身，定定地望着叶筱薇。叶筱薇轻轻睁开双眼，环视着眼前一张张焦虑的面孔，最后把目光停在高朋辉脸上，嚅囁地问：“那，那个女人……”

高朋辉伏耳贴近，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那个女人，她是谁？”

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，叶筱薇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会是问这个，不由得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表情复杂地避开了叶筱薇探询的目光。